

廣東省銀行

廣東省銀行

廣東省銀行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12

神亮三郎編著

梵藏漢和
四譯對校
翻譯名義大集
(上)

華宇出版社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13

柳亮三郎編著

梵藏漢和
四譯對校
翻譯名義大集
(下)

華宇出版社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白聖大師序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卍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惜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濤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為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

、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為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為艱難。謂之為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雲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北

印順大師序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爲主，但內容是遍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爲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

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順 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中

星雲大師序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為

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
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星云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佛光山

淨心大師序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之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

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光德寺丈室

演培大師序

自釋尊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歷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為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

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荐。

適 均 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新加坡

編者序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爲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濶；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

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蒼老翁

七三年十一月「譯叢」第一輯出版前夕

翻譯名義大集

下冊 本文

No. 3929 — 9565

(269 頁— 616 頁)

梵藏和漢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序

柳亮三郎

「翻譯名義大集」原是梵藏對照的佛教大辭彙。藏語稱爲 *Lo-paṅ mañ-pos mdsad-paḥi bye-brag-tu rtogs-par byed-pa chen-po*，或略稱爲 *Bye-brag-tu rtogs che* 書名原意是指由多位學者及譯官共同編纂的大辭彙。在西藏翻譯佛典最隆盛的時代，從印度入藏的碩學高僧，採錄佛教經典中的常用語句，類別成二百八十餘章，再經西藏譯官把它譯成藏語，並整理成梵藏對照的辭彙，作為有意翻譯佛典的人的永久準據，這就是本書。

此書的編纂時代，古來相傳是在西元第九世紀。由本書第六十五章中列出的九十餘種經典名稱來看：或為華嚴部經典、或為般若部經典、或為說一切有部律，其種類至為雜駁，都是西元九世紀以後所譯出的。且由列名譯場的印度學者來看：如蓮華戒（*Ka-mala-cīla*）、勝友（*Jina-mitra*）、戒主覺（*Ch-lendra-bodhi*）、無邊吉祥（*Ananta-cīla*）、蓮華藏（*Kamala-gupta*）、業鎧（*Karma-varman*）、智

成就 (Jñāna-siddhi)、智藏 (Jñāna-garbha)、布施戒 (Dāna-cīla)，則都是西元第九世紀或更早以前遠蹈雪山之雲從印度入藏的人。

八世紀末葉，是吐蕃對唐作戰得勝的時代，到第九世紀，與唐和親，承續戰勝的餘烈，吐蕃國運正有冲天之勢。尤其是赤松德贊王 (Khri-sron-ldebs tan ral-pa chan) 時代的翻經事業，在王者的保護之下，極爲隆盛。二百餘年前，藏語既無文字亦無典籍，僅有結繩記日的樵牧之語。但這時竟發展成能翻譯般若、華嚴、唯識等玄遠的思想概念。以最缺乏語典上的變化、連綴字法也尚未固定的語言，翻譯最富有語典上的變化的語言，其混雜的情形，真難以想像。因此固定綴字法和固定譯語，是當時的急務。所以，印度出身的學者與西藏出身的譯官，依照當時一般的趨勢，編纂梵藏對照的辭彙，是毫不足怪的。

宋元之交，西藏佛教漸漸傳播到中國與蒙古。到了元代，有不少喇嘛學僧在中國翻譯西藏語經典爲漢語，喇嘛教在中國與蒙古的根柢漸漸牢不可拔，所以「翻譯名義大集」開始在中國與蒙古的佛教徒間流傳。不知在以後的那個時代，出現了中文與蒙古文的翻譯。於是本來只有梵藏兩體的「翻譯名義大集」加上了漢蒙兩譯，乃成爲四譯對照的佛教大辭彙。

此書的蒙古譯暫置不提。就漢譯本而言，我個人認爲：這不像西藏譯之爲定本，倒像是學者的未定稿。該稿在經過許多喇嘛學僧輾轉傳寫之際，執筆者基於自己所見，隨意記入譯語，其中有正譯也有誤譯，頗爲雜蕪。這在俄國聖彼德堡大學圖書館所保存之五譯對照「翻譯名義大集」的寫本中，可以明顯的發現；本書卷尾附錄第二號照片，也可以窺見其一斑。

此書漢譯部分所用的中國語，雖然也有唐宋以前所譯出之佛典中的用語，但是大部分却都使用元代以後的俗語或時文。如「指環」的梵語 *Angulīyaka* (6026) 譯爲「戒止」；「善洗濯」的梵語 *Su-praksārita* (2597) 譯爲「好生洒掃」；「使他洗」的梵語 *Dhāvayet* (9258) 譯成「着人洗」，卽其譯例。讀者參閱本書第二百二十六章全部，尤其是第五千四百零四號以下至五千四百九十一號的漢譯，必能知之。而且，不只是意譯，即使是音譯的文字中，也往往有唐宋時代的譯經中絕看不見的文字，如「囉」字、「啞」字、「叭」字等。從這些事實可以證明「翻譯名義大集」漢譯的時代，是在元代以後。若容我發表私見，則「翻譯名義大集」漢譯部分的完成，我以爲是在清朝時代。它並不是成於一時代一學者之手，最後的潤筆者，應不外雍正乾隆時代的前後。但這是個

人感想，不是定論。本書漢譯部分所使用的語句，不論是來自元明清三代中的那一個時代，對嫺熟元代以前佛典的大部分日本學者而言，往往很難解釋得明白。

距今九十多年前，西元一八二二年，匈牙利的西藏探險家周馬德可樂斯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 進入西藏，研究文學與宗教。到一八三一年，他入藏後的第三年，始知在西藏大藏經丹珠爾藏 (Bstan-hgyur)、經部 (Mdo) 中存有梵藏對照佛教辭彙。這是歐洲的東洋學者，首次確知有本書的梵藏對譯本存在。

再經二十餘年，至一八五三年，俄國東洋探險隊於偶然的機會中，在中國北京獲得本書的梵藏漢蒙對譯寫本，於是把它收藏在聖彼得堡帝國大學的圖書館，此即今藏於該館的二五一四七號寫本。這個寫本，讀者參閱下文譯出的明那耶夫 (Minayeff) 博士的序文和附於卷末的第二號照片就可以知道：它用朗查文和西藏文兩種文字寫同樣的梵語，其次用西藏文記其西藏譯語，再加上漢蒙兩譯。所以，就用語而言，本書是四語對照；但就文字而言，則是五語合璧的寫本。這個寫本傳到歐洲以後，歐洲的東洋學者，始知在梵藏對照的「翻譯名義大集」以外，還有梵藏漢蒙

四語對照的「翻譯名義大集」，但是可惜未曾加以利用。

史丹尼拉斯·朱利安是歐洲漢學的開拓者，在當時法國巴黎的法蘭西學院擔任漢學講座。他極費苦心地將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記譯為法文，為了參考，他一直盼望能得到梵漢對照的佛教辭彙。他透過許多途徑仍然不能如願，在即將絕望之際，由友人喀桑大學的蒙古學教授約瑟夫·珂夫烈浮斯基處，獲悉此五體合璧的寫本在聖彼得堡大學。他得到俄國政府的許可，將該書從俄京借到巴黎，在同事佛庫博士的協助下，花費很大的力氣將它用心抄寫完畢，這就是現在巴黎國立圖書館寫本部（*Département de manuscrits*）所藏的寫本。

但是當時歐洲對梵文佛典的研究猶屬草創時期，不如今日之盛。而且「翻譯名義大集」的梵語部分，在丹朱爾藏的版本與俄國聖彼得堡大學及外務省亞細亞局的寫本間，皆有許多紕繆，且彼此間有些出入異同，許多地方常常不能確定何者為對。即使以佛庫博士對斯學的造詣，協助朱利安博士用心抄寫其梵文西藏文，然而有些滯碍難通的地方，在兩博士的手寫稿本中也不太明白。

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〇年間擔任俄國聖彼得堡

帝國大學教授的明那耶夫博士，是歐洲的印度學泰斗，尤其精通巴利文佛典與梵文佛典。他早有出版「翻譯名義大集」的企圖，便以該大學所藏的寫本爲底本，參照各種版本和寫本，以數年的鑽研，終於在他去世前三年，即一八八七年，經該大學語言歷史科的決議，在以「佛教之研究與資料」爲題之叢書的第一套第一卷，將「翻譯名義大集」的梵語部分與梵文的「文殊所說真實名義經」等共同出版。從此以後，數百年來存在於各寫本和版本中的梵語紕繆，加以滌盪清除，大體上得以正確的恢復其樣貌。從此又廣爲一般梵語學者所應用。

明那耶夫博士的著書出版前幾年，即距今三十多年前，日本梵語學研究的前輩南條博士，爲了研究梵文學而滯留在英國。當時他得知佛庫和朱利安博士手寫的四譯對照「翻譯名義大集」藏在巴黎國立圖書館，遂與亡友笠原研壽師一同從英國赴法國巴黎，得到法國政府的許可，將該書借到巴黎的日本公使館。他在十日之間，抄錄其中的梵漢部分。博士回國後，有很多門人和知友傳寫他的手抄本。據說大谷派本願寺所屬大谷大學的圖書館藏有一本，可惜我尚無機會見到。本派本願寺所屬佛教大學的圖書館也藏有一本，此即編號爲止部第二十一架第六號的五冊寫本。這是

圖書館長高野長明師，親自傳寫伊豫加藤正覺師的抄本而來的。此外，我的知友親朋間，珍藏有梵漢合璧的「翻譯名義大集」寫本的人，也不只二三人。日本古來相傳的梵語辭彙，有義淨三藏撰「梵唐千字文」、禮言（？）大德撰「梵語雜名」等，總共不過三四種小冊子。到現在有語句近萬的梵漢對譯的佛教大辭彙，這實在是拜南條博士和笠原研壽之賜。

十多年前，我向佛教大學圖書館借出該館所藏的寫本，加以詳細檢討。當時，我頗驚異於該書有許多地方的漢譯的意思與梵語的意義不太符合，且其音譯有時亦與梵語的發音完全不同。例如薄伽梵的梵語 *Bhagavān* (1) 漢譯把它義譯成「出有壞」；梵語 *Anucerate* (7440) 沒有漢譯成「彼等隨眠」而譯為「成滿」；*Hārītaḥ* (3449) 音譯成「章俄卜」等等；尤其是 *Pāṇḍavaḥ* (3656) 譯成「賓陀波男」吾人固可以瞭解其意，可是又譯成「思加星男」則我們只憑梵語的知識實在不能瞭解。

明治四十年，我經海路抵達法京巴黎，五月，到巴黎國立圖書館寫本部，得以翻閱佛庫、朱利安兩位博士的手寫本，才知道：*Bhagavān* 一語的西藏譯 *Bcom-Idan-hdas* 正相應於漢譯的「出有壞」；*Anucerate* 的西藏譯 *Rgyas-par hgyur-ba* 相應於漢譯

的「成滿」；另外 Hārītaḥ 的藏譯 Ljañ-sñe-ḥi bu，「章俄卜」即其音譯；Paṇḍava 的藏譯是 Skya-baen-gi bu，「恩加星」只是 Skya-bseṅ 的音譯，而不是指天上的星星。始知本書大部分漢譯是由重譯西藏譯而成，並非直接譯自梵語。積年滯疑乃告渙然冰釋。

於是我想，在日本佛教學者中，手抄梵漢對譯「翻譯名義大集」而珍藏寶愛的人，當難免有如余之以爲本書漢譯係直接自梵語譯出的，所以立志回國以後一定要出版本書的梵藏漢部分。近一年來，在法蘭西學院、索爾邦奴等地以出席烈維、佛樹、菲諾、優比亞、莫斯、梅耶諸先生講筵之餘暇，出入於國立圖書館，遂將寫本完全抄寫完畢。其間又託巴黎書肆，購買到當時已經絕版的明那耶夫博士的版本。

明治四十三年，我從歐洲經印度回到日本以後，與幾位朋友共同從事於本派本願寺前法主大谷光瑞伯派人在中亞發掘出來的文書之調查工作，以致不能專心於本書的出版。大正元年九月，始以巴黎手寫本爲底本，涉獵明那耶夫博士的版本及各種梵文佛典，更參考漢譯佛書，檢索本書的出典。大正二年四月，在古義真言宗聯合京都大學發行的學術雜誌「密宗講演」上發表第一章，後來「密宗講演」更名爲「密宗學

報」，仍繼續刊載到第六十七章。

其間，我得知在大谷派大學的圖書館所藏的北京版丹珠爾藏中，在經部第一百二十三函第二二三頁至三四五頁存在有梵藏對照的「翻譯名義大集」。蒙該館館長山田文昭師的好意，讓我把該書帶出館外，保管於京都大學文科大學的研究室。仔細地與我的稿本相比較，發現彼此間有異同出入，而其脫簡又少。由此再回頭來與在「密宗講演」、「密宗學報」已出版的部分相比較，又有多多少少的異同。且我對已出版的梵語部分，發現有不太滿意的地方，所以乃暫時中止出版，而全面更改原稿。

大正三年九月，由於以前的關係，我把新稿本全部託京都六大新報社印刷所承印，翌年八月大功告成。由於這種印刷在京都是屬於未會有過的事，所以，使印刷職工習慣此事頗為不容易，幸虧所主平澤先生的盡力與職工們的勤勉，使此困難的印刷工作進行得很好而沒有重大的錯誤，這是我所衷心感謝的。此外，京都大學文科大學的教授會決議，要補助本書的部分印刷費用。還有古義真言宗聯合大學的執事者承諾擔任本書的發行者，也使我覺得很光榮。但是稿本仍有誤謬之處，校正也有遺漏，在將近四萬個語句中，大約可見到一百多個誤謬，這與歐洲的同種出版物相

比，令人頗覺慚愧。

本書另有第二卷，收有考異、梵語索引、日譯說明的補遺等。由於種種原因，現在仍然不能印刷。希望以後再版時，能夠附出，並能有嚴密的校正，盡力使誤謬減少。

在本書發行以前，關於「翻譯名義大集」在歐洲與日本發行的書籍有：

1. Minayeff (I. p.), *Buddizm. Izsledovaniya i Materialui. Sochineniye I. P. Minayeff. Tom I. Vcipusk II. Sankt-peterburg 1887.*
2. Mironoff (N. D.), *Mahavyutpatti. Bibliotheca Indica XIII. Sankt-peterburg 1910-1911.*
3. E. Denison Ross & Satis Chandra Vidyābhūṣana, *Sanskrit-Tibetan-English vocabulary, being an Edition & Translation of the Mahavyutpatti by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 Part I. Calcutta, 1910.*
4. 荻原雲來著、梵漢對譯佛教辭典、大正四年三月十四日發行、東京小石川區原町六番地丙午出版社

以上四種中，我出版本書時所參考的是第一種：明那耶夫的著書。第二的米羅諾夫的著書和明那耶夫的著書沒有大差別，明那耶夫的誤謬，依然在其中存在，所以我不常參考。但占此書第二卷大部分的「索引」，對我檢出明那耶夫書中所收的梵語有很大的方

便，爰表謝意。

第三的羅絲先生等人的著書，是一九一〇年十月，孟加拉亞細亞協會出版的喬瑪·得·珂羅斯的遺稿，但也常附有羅絲等人的意見。全書只有一百二十七頁，僅收「翻譯名義大集」的三分之一，而其所收的是「翻譯名義大集」中最簡明的部分，所以我也未加參考。

第四荻原先生所著書中的梵語部分，是以米羅諾夫的著書爲底本，而加上一些修正。其漢譯部分，附加了著者自己在漢譯佛典中所檢出的漢譯用語，尤其在註記部分，著者傾其平生的蘊蓄，寫下種種意見。但是我收到著者送給我此書時，我的稿本已經大部分印刷完畢了，所以，很遺憾，這本有益的參考資料不能加入本書之中。

到本書出版爲止，我參考的書目如下：

- 1 Apte (V. Sh.), The practical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oona. 1890.
- 2 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texte inédit de l'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Kyoto.
- 3 Bendall (C.), Āikṣā-samuccaya. Bibliotheca Indica I. St.-Petersbourg. 1897-1902.
- 4 Boehtlingk (O), Das Sanskrit-Woerterbuch in kuerzerer Fassung. St.-Petersbourg. 1879.

- 5 *Ca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texte inédit de l'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Kyoto.
- 6 Childers (R. C.) *A Dictionary of the Pali Language*. London. 1875.
- 7 Cowell & Neil. *Divyāvadāna*. Cambridge. 1886.
- 8 Das (Sarat Chandra),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Revised and edited by Sanderberg (G.) & Heyde (A. W.), Calcutta. 1902.
- 9 Dutt (U. C.), *The Materia Medica of the Hindus*. Revised edition Calcutta. 1900.
- 10 Feer (Léon), *Analyse du Kaudjour*.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Tome II. Lyon. 1881.
- 11 Finot (Louis), *Le Prātimokṣa-sūtra des Sarvāstivādins, texte sanskrit*. Journal Asiatique, 1913. P. 465-558.
- 12 Foucher (A.), *Étude sur l'Iconographie Bouddhique de l'Inde d'après des documents nouveaux*. Paris. 1900.
- 13 —, *Étude sur l'Iconographie Bouddhique de l'Inde d'après des textes inédits*. Paris. 1905.
- 14 *Gaṇḍa-vyūha*, texte inédit de l'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Kyoto.
- 15 Jäschke (H. A.),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1881.
- 16 Jhaḥakīkar (Bhīmācārya). *Nyāya-koṣa*. Second Edition. Bombay. 1893.
- 17 La Vallée Poussin (Louis de), *Madhyamika-vṛitti*. Bibliotheca Indica. IV. St.-Petersbourg. 1903-1910.
- 18 *Laṅkāvatāra-mahāyāna-ratna-sūtram*, texte inédit de l'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Kyoto.
- 19 Lefmann (S.), *Lalita-vistara*. Erster Theil. Halle a S., 1902.
- 20 Lévi (Sylvain), *Asanga's Mahāyāna-sūtrālaṅkāra*, édité et traduit d'après un manuscrit rapporté du Népal. Paris. 1907-1911.
—, *Observations sur une Langue précanonique du Bouddhisme*. Journal Asiatique, 1912. P. 495-514.
- 21 *Pañca-raksā*, texte inédit de l'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Kyoto.
- 22 Schmidt (U. J.), *Bka'i-ḥgyur-gyi Dkar-chag, oder der Index des Kandjur*. Sankt Petersburg. 1845.

- 23 Sénart (É), Le Mahāvastu, texte sanscrit publi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3 Tomes. Paris. 1882-1897.
- 24 Speyer (J. S.), Avadāna-çataka. Bibliotheca Buddhica III. St.-Pétersbourg. 1902-1906.
- 25 Sushruta (suçruta-) sañhita, edited by Jibananda Vidyasagara. Fifth Edition. Calcutta. 1909.
- 26 Suvarṇa-prabhāsa, texte inédit de l'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Kyoto.
- 27 Yaço-mitra, Abhidharma-koça-vyākhyā, texte inédit de l'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Kyoto
- 28 枳橋易土集(京兆雙立沙門、慧晃集)
- 29 翻梵語(本派本願寺佛教大學圖書館藏寫本)
- 30 普通真言藏(淨嚴、延寶版)
- 31 梵語千字文(三藏法師義淨撰、享保版)
- 32 梵語雜名(歸茲國沙門禮言集、叡山沙門真源較、享保版)
- 33 袖珍增補諸乘法數(明治十八年九月、森江書肆發兌)
- 34 大明三藏法數(縮刷大藏經、露扶)

凡 例

1. 佛典裏，往往在梵語之間竄入俗語。有時則雖同一個語詞，而雅語俗語參半。這就是學者所謂的「佛教梵語」。在本書中，如遇到變態的語詞，有時候雅俗並舉；有時先舉純正梵語，後舉所謂的佛教梵語；譬如 *Trāyin* 之於 *Tāyin*(15)。有時則單舉佛教梵語，而另外在日譯項目的注腳中列出純正梵語，此如 *Parijita* 之於 *Paricita*。其方式並不一定。主要是爲了印刷上的方便，這點請讀者見諒。

2. 原本在舉梵語的名詞形容詞時，皆先舉其主格，譬如 *Karma* 或 *Gam*，這是印度辭彙的體例。但是最近西洋出版的梵語辭典，其體例都先舉其語幹。本書主要依照原本的體例，先舉出主格。可是有時也在括弧中舉出其語幹，如第三八七七號、三八八九號的 *Pitā(-tri)*，*bhrātā(-tri)*，其目的是在方便初學者。

3. 本書在一七六頁以前都沒有特別的註腳欄，只在本文中校勘異同。當排印到一七七頁以下時，印刷職工的技巧已漸漸純熟，始設註腳欄。所記載的異同是指我的意見與明那耶夫、佛庫兩位博士意見的相異

處。有關對兩博士意見之當否的懷疑以及明那耶夫博士起本中對此所揭載的異同，全然收在第二卷中，本書中不載。

4. 譬如 *Pratieehanna-Kalvāna*(2367) 之於 *Pratiehanda-kalvāna* , *Pihita*(5180) 之於 *Vihita* 可確認是明那耶夫博士之版本中的誤謬，本書先舉出吾人之所見，其次在括弧和註腳中保存博士書中的原形。

5. 日譯譯語，並不拘泥藏譯漢譯的意義如何，只是直譯梵語；如果梵文的意義不明，則暫據藏譯。戒律、因明、天文等語詞需要特別說明的，或是出處不明白，常常不能固定其意義的，其進一步的考查都載在第二卷。

6. 西藏譯的綴字法，本書依照原本，新舊交錯並舉，其目的是期望能不遺漏。但是像語尾的有無或形容詞位置的前後等小地方，本書則省略不載，全都收在第二卷中。

7. 爲了明白本書的來歷，特譯出佛庫、朱利安、明那耶夫三博士的序文。爲恐譯文或有不盡意處，所以又加上了法文的原文，但是俄文的原文由於在京都不能印刷，所以只舉譯文。此外。又附上三博士的小傳，切望日本的佛教學者，尤其是青年僧侶能一讀三思。

8. 本書的出版，得友朋知己的援助不少。尤其是本書的西藏字題號，是本校講師寺本婉雅師特別爲我揮毫而成；關於明那耶夫博士的俄文翻譯，常得到本校講師山口茂一君的幫助，特別在此表示謝意。